嘯亭雜錄

嘯亭雜錄卷十

稗史

按紀曉嵐宗伯灤陽續錄載五火神事力辨其妄因思委巷瑣談雖不足與辨然使村夫野婦聞之足使顛倒黑白如關公釋曹潘美陷楊業此顯然者近有承運傳載朱棣篡逆事乃以鐵景二公為奸佞又有正統傳以于忠肅為元惡大憝又本朝佛撫院盲詞以李文襄公之芳為奸臣包庇其弟此皆以忠為奸使人豎髮不知作俑者始自何人任使流傳後不加禁止亦有司之過也

華山道士

乾隆初年有京師白雲觀道士往游西嶽夜宿湘子亭見一道士豐頤美髯望之若仙年已九十餘與之談國初事最悉京師道士怪而問之其人慨然告曰吾本滿人少從英王西征戰功最多游至參領後隨經略莫洛征王輔臣洛為輔臣所誘殺吾儕恐以陷帥獲罪乃隱避此山中已六十餘年矣因流涕久之命道士寄書歸並告其居址里巷子孫姓字道士歸訪其宗久已徙去莫知誰何云

筮侍御

笪侍御重光句容人居官有直聲嘗劾明珠余國柱二相國棄官而去不知所終有吾邑金氏子隨其舅氏之官甘肅遇道士於漢龍山年九十餘作江南語狀貌偉然頗善書法自云曾為諫職以劾權相去官然自稱繡髮真人不言姓字居里金氏子屢叩之不告也後金氏子歸告諸士大夫皆云其狀彷彿侍御然終無左證也

南征小校

大兵討吳逆時有涿州小校充軍以行校初入伍無他技惟善烹飪故留營中為軍士具食一日煮飯初熟賊劫營入眾軍奔潰校

倉皇恐無餘糧因以飯囊繫馬後囊蒸馬背馬咆哮轉入賊隊賊將驚懼我兵因之轉敗為勝大破其眾主將嘉之拔為隊長後累功至護軍參領李靜軒先生少猶見之其人自具其顛末初不甚諱云

查相國

查相國郎阿滿洲人雍正中累任督撫無所施為人爭鄙之其童名鈕鈕遂呼為牛丞相云然性篤厚嘗置產容城田中有楊椒山祠查感其忠自撥二頃付畀子孫以為香火貲而自食其餘租後以罪籍沒其田久無售者　上念其耆舊因命賜其餘產惟此田

存焉時人以為其一念之善報云

綠營增世襲

國初舊制八旗官員陣亡賜雲騎尉世襲綠營則仍沿明制例與難蔭 特旨者不與焉乾隆甲辰 上諭兵部云國家滿漢視為一體同為殉節之士豈可功賞之間有所異也乃命文臣自大學士及典史武臣自提督及把總皆以次賞給世襲與滿臣同之故川楚之役將士爭先用命皆 上之厚澤所感也

蔣欽

今傳奇家演楊椒山寫本時見其旁有鬼哭初不見於史策按明

史御史蔣欽劾劉瑾時曾夜聞鬼哭云云蓋即欽事演劇者以椒山名重故附會之也

忠臣狎妓

自古忠臣義士皆不拘於小節如蘇子卿娶胡婦胡忠簡公狎黎女皆載在史策近偶閱范文正公真西山公歐陽文忠公諸集皆有贈妓之詩數公皆所謂天下正人理學名儒然而不免於此可知粉黛烏裙固無妨於名教也因偶題詩云希文正氣千秋在歐九才名天下知至竟二公集具在也皆有贈女郎詞

李巨來夙慧

李侍郎紱性聰慧少時家貧無貲買書乃借貸於鄰人每一翻繹無不成誦偶入城市街衢鋪店名號皆默識之後官翰林庫中舊藏有永樂大典公皆讀之同僚取架上所有抽以難公無不立對人皆驚駭後典試江南闈中卷幾萬本公皆披示鉛華紛披無不中肯實近世文人所不逮也

劉文定

劉文定公綸武進人少時家貧寠曾至絕食嘗以竹煙筒乞煙草於鄰家鄰人誚曰煙草消食勿多吸也公笑受之後受知尹文端公首薦博學宏詞張文和公喜其文頴銳既讀其詩至可能相對

語闒闒句曰真奇才也因擢第一後致位宰相本朝漢閣臣不以
科目進者惟公一人而已

劉武進相公

劉武進相公於義性剛毅受 憲皇知曾佩征西將軍印屢破準
夷時人榮之乾隆中公年已七十餘奏事 養心殿跽跪良久立
時誤踏衣袂撲倒公體素肥壯加以 御座高聳因之暴斃 上
甚惜之傅文忠公出告人曰劉相公今死得其所矣時人以為笑
談

權臣奢儉

世之論人者莫不以奢為驕汰以儉為美德者然大臣臧否自當論其大節初不在奢與儉也汾陽王姬妾數十人寇萊公蠟淚成堆卒為名臣秦檜之不著黃衫王安石之囚首垢面非不儉樸然終不免為小人此史策之尤著者近日某閣臣歷任封圻簠簋不飭其家奢汰異常輿夫皆著氄毦之衣姬妾買花日費數萬錢嘗操演士卒有司某適餽銀五萬某揮散軍士略無吝色至於和相則賦性吝嗇出入金銀無不持籌握算親為稱兌宅中支費皆由下官承辦不發私財其家姬妾雖多皆無賞給日飧薄粥而已然二公貪婪如出一轍初不以奢儉易其行也

周文恭公語

周文恭公煌任武政時語旭亭詩云今天下惟川陜楚豫甲兵甚少其地當中原腹心道路險阻一旦有盜賊竊發恐非有司所能辦者欲見　上陳奏經略會以病去官不果行後川楚教匪作亂果以兵勢單弱不及防備遂使蔓延九載始定公言不幸而中也

滕鄉勇

滕鄉勇嘉璜辰州人苗匪叛時公同弟凡數人糾合鄉兵屢破賊寨苗人憚之謂曰滕爺爺傅文襄王倚為左右手甚寵信之公為之畫策指示苗洞山川險易如指掌閒苗人憚之聞公兄弟他出

夜中潛兵圍宅全家被害兄弟甚憤激請兵於王會王疾甚他將忌公勇略不與一卒且調撤其鄉兵公乃率兄弟某隻身入苗洞力殺數十人遂被害事聞於朝　上甚惋惜贈雲騎尉世襲其家云

八大家

滿洲世族以瓜爾佳氏直義公之後鈕鈷祿氏宏毅公之後舒穆祿氏武勳王之後納蘭氏金台吉之後董鄂氏溫順公之後輝發氏阿蘭泰之後烏喇氏卜占泰之後伊爾根覺羅氏某之後馬佳氏文襄公之後為八大家云凡尚主選婚以及賞賜功臣奴僕皆

以八旗為最云

文體

汪鈍翁先生有云昌明博大盛世之文也煩促破敗衰世之文也顛倒紕謬亂世之文也後生為文豈可昧於辭義杖於經音專以新奇可喜囂然自命作家儻亦曾南豐所謂亂道朱晦菴所謂文中之妖與文中之賊是也乃知文章盛衰關乎世道今幸值右文之世而近日學者多以割裂古書剿襲成語以為博雅而課士者復多取之識亦過矣惟辛酉科王韓城掌北闈一洗前人陋習專以清醇為主而落第者反聱訾不休亦可笑矣

權臣同列

自古權臣擅國必以簡默易制之人引為同列以為事無肘掣抑且炫己之長如楊國忠之於韋見素盧杞之於關播蔡京之於何執中等秦檜之於楊愿段拂溫體仁之於張四知等無不皆然惟蔡確與溫公共相嚴嵩徐華亭先後同列後皆為其所制近日和珅相時首相為阿文成公遇事輒相梗軋後阿公薨乃引其戚蘇公凌阿同相遂肆無忌憚矣閣中惟王偉人相公素與之忤後珅會剿時首坐即韓城也故知古今奸臣如出一轍亦勢不容已也

三王絕技

國朝自入關後日尚儒雅天潢世胄無不操觚從事如紅蘭主人敬亭主人皆屢見漁洋雜著諸書矣乾隆中簡儀親王品行端醇崇尚理學其剛直可匹薛文清政治可匹王陽明殆有過者慎靖王詩筆清秀擅名畫苑可與北苑衡山把臂入林近日成親王為今上之兄端醇儒雅書法擅長論者謂　國朝自王若霖下一人而已三王皆以屏藩之貴涉獵文翰轉非佔畢之士所可及者信所謂天資非人力也

書賈語

自于和當權後朝士習為奔競棄置正道黠者詬詈正人以文已

過迂者株守考訂訾議宋儒遂將濂洛關閩之書束之高閣無讀之者余嘗購求薛文清讀書記及胡居仁居業錄諸書於書坊中賈者云近二十餘年坊中久不貯此種書恐其無人市易徒傷貲本耳傷哉是言主文衡者可不省歟

本朝理學大臣

本朝崇尚正道康熙雍正間理學大臣頗不乏人如李安溪之方大熊孝感之嚴厲趙恭毅公之鯁直張文清公之自潔朱文端公之吏治田文端公之清廉楊文定公之事君不苟孫文定公之名冠當時李巨來傅白峰之剛於事上高文定公何文惠公之寛於

侍下鄂西林之勳業偉然劉諸城之忠貞素著以及邵中丞基胡侍御煦之儒雅蔡聞之太傅傅龍翰鼎之篤學甘莊恪汝來之廉顧河帥琮之剛陳海甯史溧陽之端方陳桂林尹文端之政績完顏偉張師載二河帥之治河楊勤恪公錫紱之理漕皆揚名於一時誰謂理學果無益於國也

滿洲二理學之士

近日士大夫多不尚友宋儒雖江浙文士之數然其仕朝者無一人以理學著者韓於八旗之士得二人焉一為松尚書筠蒙古人雖不以科目進然品行廉能立朝不苟和珅當國時嘗與之抗

純皇篤任之居家好理學程朱之書終日未嘗離手性孝友其叔某虎而冠者也侵佔其田日相詬詈雖公官至六卿而其叔驅使之無異奴隸嘗命手執炊公笑受之而已人有代不平者公曰倫常在焉何可非也其孝友也如此其一為唐水部嵩齡滿洲人成辛巳進士曾任兗沂道少時以才能稱老而歸於理學曰聊足以自懺耳理學之書無不具載余嘗借觀之公驚曰君狂誕之士而乃肆業及此耶蓋予素以清狂著也二公雖官階出處不同然於舉世不為之時尚能篤於伊洛非知道之君子不能為也

古長城

自木蘭北數百里有土堆巍然東至鄂羅斯西抵準夷界蜿蜒數千里屯戍墩堠猶有存者土人云古長城也按始皇前未聞築長城者豈天地自然之界以限中外耶抑果疏仡禪通所築也然則始皇之見亦為愚矣

海道

按宋史徽宗遣馬政報書於金當時云艱難險阻始達其國云云

按金時已據會甯今 盛京諸地俱為所有宋使自登州航海可朝發而夕至何艱難之有豈政不識海道故紆其路與抑記事家之附會也

侍衛教場

國朝最重騎射凡羽林虎賁之士其退直暇嘗較射於教場中即明內操地也鑲黃旗在皇城東北隅臨御河正黃旗在闡華寺後正白旗在小南城即明南內地也

異姓王

本朝罕有以異姓封王者 國初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以泛海來歸封孔為定南王耿為靖南王尚為平南王吳三桂以請兵功封平西王揚古利以世臣故追贈武勳王孫可望來歸封義王黃芳度以殉節贈忠勇王然皆不世其爵惟傅康安以征苗薨於軍

特贈嘉勇郡王其子德麟現襲貝勒蓋曠典也

直恪公厚德

舒直恪公諱赫德滿洲望族也曾歷任西安涼州安西黑龍江諸處將軍　純皇篤任之嘗曰滿洲世族未忘舊習者惟其一人而已公性直篤任西安時其前將軍杜賴性貪鄙屢糧餉至自製餅餌令軍士以重價購之公至三日立劾其貪士卒快之任西安提督金礦事發牽連數百人獄未決公竟命釋之僚屬有請之者公曰金礦窄不容足安可容數百人盜者必獲重寶以遠揚奚累及無辜也後盜果於他境獲之任黑龍江將軍奏開倭市許開墾諸

疏吏民便之有饋漫者公笑曰吾日啖數升自能強健安用是物為也因取小漫啖之曰已領命矣然其味甚苦無所取也人笑其樸亦可覘其廉矣

索家奴

索相當權時性貪黷一時下屬多以賄進然多謀畧三逆叛時公料理軍書調度將帥皆中肯要吳逆患之乃密遣刺客刺之公正秉燭治軍書見一修髯偉貌者立其傍問曰汝得非吳王刺客乎客長跪頓首公曰然則取吾頭客曰若果害公早取公首領去不待公命也吾至良久見公批示軍機咸如身至其地料理軍書竟

夕不寐誠良相也其雖愚豈敢刺賢相因反接請死公笑揮之去次日乃投公邸中執奴僕役甚恭公驅使無不如意後公下獄客潛入獄饋飲食及公伏法客料理喪殮事畢痛哭而去不知所終按公此事可比張魏公然張以忠正立朝名播後世公乃芑苴不禁致干國紀反有負於客所望矣

王西莊復明

王光祿鳴盛家居時目已瞽者數年後遇高郵醫曹某以金鍼撥其翳雙目復明趙鷗北曾以詩傳其事云

山舟書法

梁山舟同書文莊公子也官侍讀即引疾歸善書法遠近馳名日本朝鮮諸國貢使爭以重價購之論者謂近日善書者劉石菴相公樸而少姿王夢樓侍讀豔而無骨翁覃溪撫摩三唐面目僅存汪時齋謹守家風典型猶在惟公兼數人之長出入蘇米筆力縱橫渾如天馬行空汪文端張文敏後一人而已

勇健軍

雍正中西虜未靖　上號召天下壯士得數千人其最者能開二十石弓以鳴鏑射其胃鍠然而返又能開鐵胎弓及舉刀千斤者號勇健軍命史文靖公司之屯巴里坤以備不虞後西夷來朝始

罷此軍故當時盜賊稀少四海靜謐論者謂　帝善於牢籠勇士不使其為非也

車騎營

雍正中　上命九卿籌禦西夷之策岳威信公獻車營法其製仿邱濬舊制稍加損益凡車廣二尺長五尺用一夫推輓而四夫護之五車為伍二十五車為乘百車為隊千車為營行以載糗糧軍衣夜則團聚為營戰時兩隊居前專司沖突三隊後以隨之其餘五隊則團聚元戎以防賊入劫戰並具圖以進　上命滿洲護軍習之號車騎營後北征時屢以車師取勝然其制嚴重難以連行

和通之敗轍亂旗靡道路壅塞士卒多有傷損論者歸咎車戰遂廢其營然此役乃將帥驕慢誤墮賊計未必皆車騎之咎也故存其圖以待後之用者

一車圖　伍圖　乘圖

卒　卒　車　車　伍　伍

車夫　車將　車　伍

卒　卒　車　車　伍　伍

營居圖

隊　左隊　隊

後護　主帥　前隊

隊　右隊　隊

營居車圖

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

後軍帳　主帥帳　前軍帳

戰圖

稍隊

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

騎卒護
騎卒軍

左帥

綠營騎卒
前

騎卒前鋒
騎卒前鋒

元戎

後隊

騎卒軍
騎卒護

右帥

綠營騎卒
前

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車

車 車 車 車 車 車 車

藤牌軍 漢軍人

鎗手 滿洲

前隊

鎗手 滿洲

藤牌軍 漢軍人

車 車 車 車 車

稍隊

帝王入獄

傳奇家演帝王未興時多有入獄受困苦者按古今惟漢宣帝少時以誣蠱繫獄賴丙吉護之以免光武少時曾與李軼詞訟於嚴尤陳宣帝流入西魏繫禁多年此外更無他帝王繫獄也

宮女四萬

按開元時後宮女官多至四萬久禁不放亦奢汰極矣按本朝定例從不揀擇天下女子惟八旗秀女三年一選擇其幽嫻貞靜者入　後宮及配近支宗室其餘者任其自相匹配　後宮使令者皆係內務包衣下賤之女亦於二十五歲放出從無久居禁內者

誠盛德事也

索明二相博古

索額圖明珠並相時權勢相併互相仇軋後索以事伏法明為郭制府琇所劾罷天下快之然二相皆有絕技索好古玩凡漢唐以來鼎彝盤盂索相見之無不立辨真贋無敢欺者明相好書畫凡其居處無不錦卷牙籤充滿庭宇時人有比以鄴架者亦一時之盛也

宋人後裔

兩漢以下惟宋室最為悠久雖屢遭變遷其業猶存雖亡國後其

後裔亦未有遭酷毒者按野史謂元順帝為天水苗裔事雖暗昧未必無因也近日董鄂冶亭制府考其宗譜乃知其先為宋英宗越王之裔後為金人所遷處居董鄂以地為氏數百年之後尚有巍然興者何盛德之至也

三年喪

自漢文帝短喪後歷代帝王皆蹈其陋惟晉武帝魏孝文唐德宗宋孝宗四君決意行之然武帝終惑杜預之議孝文妄尊篡逆之婦唐德宗空騖虛名宋孝宗感慕私恩皆未得其正故後世亦無述者惟我 純皇孝摯性成力阻浮議使千載之陋更於一旦

今上復能繼述前美恪遵先志實為三代後之第一美談也

四布衣

乾隆中 上特開四庫全書館延置羣儒劉文正公薦邵學士晉涵于文襄公薦余學士集周編修永年戴東原檢討震於朝 上特授邵等三人編修戴為庶吉士皆監修四庫書時人謂之四布衣云

本朝從祀

自明嘉靖間增祀孔廟兩唐諸儒及宋元明三代無不具列 本朝罕有及者惟乾隆初增祀陸稼軒閣學一人而已按 國家右

文之代名儒叢生如名臣湯文正公李文貞公孫文定公楊文定公朱文端公之崇尚儒道下者之如李紱方苞之於理學顧炎武胡渭毛奇齡朱彝尊惠棟任啟運江永顧棟高等之於窮經極一時之盛乃有言職者從未議及何也

明非亡於黨人

近日皆議理學者皆云明人徒知講學不知大體以致亡國何不察之甚也按明末君主昏庸貂璫擅政其國之勢已岌岌不保者數矣賴臣下克明大義遇事敢言以彌縫其過失不然如英宗之被擄武宗之游蕩神宗之昏昧其政皆足以亡國而國未遽亡者

未必非諸君子保障之功迨至魏閹擅政誅戮賢臣殆無免者然後寇勢日熾中原土崩與東林諸君子何與焉及夫唐桂諸王奔竄海工其勢萬無可救者而諸臣日謀恢復蹈死如飴是明人之報亦云至矣而今猶噢咻不已者何哉

三分書

乾隆中　工既開四庫全書館分發京師諸處甲辰春　翠華南幸念江浙為藝林之藪其天府秘本多有貧士難購辦者因命續錄三部分置揚州大觀堂之文匯閣鎮江口金山寺之文宗閣杭州聖因寺之文瀾閣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觀摩謄錄實藝林之

盛事也

摺子

自明太祖後立通政司凡內外章奏皆須於其司掛號後始能達入九重故權相多以其私人專主其任凡言路稍有動作無不先知故使讜言正論多有泄漏以致被罪者如嚴嵩之於趙文華是也

憲皇帝夙知其弊乃命內外諸臣凡有緊密事務改用摺奏專命奏事人員若干以通喉舌無不立達　御前初無轇轕數百年之弊政於是始革通政惟掌文書而已無曩日之權也

圖爾泰

康熙中有滿洲科臣圖爾泰者葉河巨族也與明珠同族初不善其所為嘗劾奏滿臣權重漢之六部九卿奉行文書而已滿人謦咳之下無敢違者殊非立政之體以忤當日權臣謫黑龍江公素尚理學於戍所自置程周四先生祠朝夕禮拜人爭笑其迂亦可以覘其行矣

朝鮮廢君

明人十六朝小紀中曾紀朝鮮王李琮篡弑其叔暉事朝鮮嗣王力辯其誣具載於池北偶談中今明史依違其詞亦無明文然吾邸屬有韓氏者其譜言先世明璉為朝鮮武臣為暉所任用後李

琮因淫於宮闈據尊大位因憚於某島中以石灰矇其目韓氏盡被族誅惟其始祖雲與其弟霓星夜逃竄後被擒獲凡三月始至盛京投誠　太宗義其忠於所事因授輕車都尉世襲云云則是小紀所載未必盡誣也

將軍

古有伏波樓船諸將軍名號未有以將軍為官名者國初四方未定多有以重臣佩諸將軍印將勁旅屯戍者後遂沿為滿人總兵之名號惟察哈爾烏魯木齊及天津水師稱都統餘皆稱為某處將軍秩一品視提督工　盛京初名內大臣後亦改今名云

世祿品級祿米

本朝沿三代之制設立勳爵以待有功有古世祿之寵而不畀以權使功臣之後安享太平而無敗壞決裂之患實法三代而有勝者焉初定公侯伯名位歷級有九子男以下以國語稱之乾隆初允御史舒赫德請改子男等名號公位視三公冠珊瑚服斗牛補襲次二十有四祿米六百石侯伯服與公同侯次二十伯次十八祿米四百石子位視正一品服麒麟歲祿三百石次十六男位視正二品次十祿米二百石輕車都尉位視正三品次八祿米百石騎都尉位視正四品次五祿米五十石雲騎尉視正五品次三祿

米六十石凡位八級二十有一品位釐然使功臣之胄有所贍養軼邁漢唐之制遠矣　國初以開創勳者不論階次咸世襲罔替其順治九年後封者始以次為沿革其間有功業偉然　上特命視開國元臣世襲罔替者蓋異數焉乾隆中　純皇特念陣殁殉難諸臣其後裔官一人賜曰恩騎尉位視正七品世襲罔替亦曠古未有之澤也

三詔

國初世爵與職任官無異每逢　恩詔輒晉其秩所以有以子男而躐至公侯者爵位未免濫觴康熙中議准凡三詔所加者皆遞

滅至其本封故近日檔案皆有三詔遐滅之語即此者也三詔者謂入關定鼎及　世祖親政詔也

岳威信始末

岳威信公佩撫遠大將軍印以入覲命提督紀公成斌權其篆會準夷入寇擄馬駝萬餘紀不時奏乃為總督查郎阿所發遂褫岳公爵置紀於法然嘗聞老卒有云岳既入朝也紀以滿人强勁因以駝馬命副參領查廩領卒萬人驅牧廩性懦葸畏邊地寒因以馬駝付偏裨以五十人放牧而已率眾避寒山谷間日置酒高會挾娼佐以為樂會準夷入寇偏裨報廩廩笑曰鼠盜之輩不久自

敢因按兵不往及馬駝被擄廩開信乃先棄軍去過曹總兵勳壘呼曹救之曹性卞急因率兵往為其所敗單騎而奔賴樊提督建率本標卒追之轉戰七晝夜始卻其敵廩見紀公皆委罪於曹勳紀笑曰滿人之勇固如是耶將收縛斬之會岳公至紀告其故岳公驚曰君今族矣滿人為國舊人黨類甚眾吾儕漢臣豈可與之相抗以干其怒也因解廩縛以善諭之因皆委罪於曹斬之以徇而以捷聞廩乃恨公入次胥會查郎阿巡邊故廩戚也廩因矯控岳公諸不法事以及紀公掩敗為功諸狀查故怒岳公因誣實其言以聞 上大怒斬紀公於營置岳公於詔獄而廩官固如故也

嗚呼　世宗之於岳公君臣之際可謂至矣因誣一滿人卑賤者乃使青蠅之讒為禍若爾持國柄者可不省歟

阿文成公用兵

乾隆辛丑夏撒爾回民叛　上命阿文成公征之時阿文成公視中年決口工未即趨赴　上命和相往攝其篆和固自負其才欲於公至前先時驅滅乃刻期進師卒為所敗又所調至將帥俱不為所用和每發一議眾輒沮之亦不能難也及公至和初迎公問其失機狀和歎然曰將帥皆傲慢不為吾用公請試之公曰然則斬耳和復問進兵狀公笑不答令諸將帥於次日晨集轅前公每

呼一將入輒令和坐其側公有所調撥及命屯戍處其人輒應如響如是者數和坐上甚恚憤公部署畢問和曰諸將初不見其慢尚方劍不知誅誰之頭也和戰慄無人色公命和即日銜命歸和於是恨公入次骨故終身與之齟齬蓋搆釁於此也

義僕

乾隆乙卯宜制府綿總督陝甘時好盤詰私販凡回疆屯戍官吏私往來販至者盡被所獲立正典刑有故巡撫其貪吏也以罪戍邊其僕僕李七往來販玉事發李挺身自認謂主人初不知情大吏脇以三木李執辭如初因論李大辟罪某得倖而已及被刑日

李尚謂人曰奴代主戮是其分也初無悔心嗚呼公以宗戚之近而爲商賈之行乃使其僕銜怨地下今雖華袞顯然不及死者多矣

衣衣道人

乾隆初宗室杜公某任安徽按察使時有畫士年九十餘相貌偉然自號衣衣道人杜公善遇之嘗談及京都道人言之井井杜怪問之道人泫然淚下曰某本滿人初屬某滿洲將軍從征吳逆某將軍以軍降某恥爲其下故乘夜潛出遂流落江湖間以賣畫爲活因言當日滿洲諸將自尚善貝勒一路外皆懷二心有欲舉裏

陽以北降者賴蔡制府毓榮持之以免故屯兵岳州城下八年不戰諸將皆開營壘擁諸婦女逸樂而已後幸吳逆冥誅其黨自潰又聞東西兩路屢次奏捷始不得已進兵按東路為尚先良親王西路為馬文襄公及賊平後諸將皆蒙上賞而東西兩路反有以敗亡致罪者良可慨也杜亦憤懣故入都後屢舉以告人云

清寧宮

國初 列聖皆以儉樸開基天聰間雖卜都 盛京然其宮殿制度率皆草創 清寧宮為 列聖后燕寢處其壁間懸以篝燈 純皇曾紀以詩仰見 祖宗勤儉之風譬夫陶復陶穴可並駕而

驅矣

純皇愛民

純皇憂勤稼穡體恤蒼黎分歲分命大吏報其水旱無不見於翰墨地方偶有偏災即命開倉廩　蠲免租稅六十年如一日甘肅大吏以冒賑致罪後甘省復災近臣有以前事言者　上曰朕寧可冒賑不使子民有所捐瘠也後諸詞臣有以　御製詩錄爲簡冊進者今朱相國珪祇錄　上紀詠水旱豐歉之作名乎惠全書以進　上大喜賜以詩扇告近臣曰儒者之爲固不同於衆也

理藩院

理藩院古典屬國官也　國初建置故工林舊址初置蒙古尚書
一人侍郎二人秩視六部同漢院判一人秩三品漢蒙員外郎中
中主事若干人漢知事四人主事二人經歷二人故朱竹垞集中
有贈宋院判云云蓋漫堂尚書曾任是官也後康熙中漢員盡裁
去惟滿員獨存司蒙古內外部落諸務分司六曰旗籍前後司錄
勳賓客理刑後改旗籍後司曰柔遠賓客曰王會錄勳曰典屬又
特設徠遠以司回部遂析為七旗籍專掌內四十八部落疆域襲
封譜族旗制諸典故各析部族畛域勿使侵佔其台吉有分晰者
以加其賦人丁滋蕃滿百者許改官屬以督之其滋蓄牛羊諸物

視其土之寒暖可種植者許其自率蒙古人丁以耕容留漢人及以貨易土者戒之凡諸侯襲封者先許以辨其嫡庶考其德行然後授以印綬其弱小者擇族人之忠正者護其印既冠而後納之三歲修其譜牒辨其貴賤勿許冒賤爲貴以良爲莠毎旗設都統一人秩二品副軍二人秩三品命諸侯自選其宰之良者授之而部臣歲科其政令有不職者易暴戾者罪之並飭其諸侯焉王會司掌朝貢會盟聘享武備諸政令藩王凡充補近侍者歲一朝餘則三歲一朝各於歲終分班入覲分其品位給以廩膳凡朝郎官領入大内位宗室王公下朝見如儀元旦上元復如之歲朝　上

宴諸藩於　紫光閣郎官領進自陽澤門入宴於階次奏樂拜謝如儀翌日宗室王公序以享之將歸辭謝於　乾清門禮臣宴享如儀賞賚有差貢則視其土之所宜黍禾皮幣以及牛羊諸物部臣受貢翌日寓其使於署中俸幣則視王公之半之半有勳業者加之各部落有荒饉者部長捐金以救之則告於方伯請賑於朝凡使入許以驛傳視其遠而賚之國有大喪則集諸藩王命訃入次舉哀如儀典屬司掌外保堪四部落北入瀚海西絕羌戎凡青海西藏諸土屬焉各分視其畛域奠其土宇教以德化理其政績旗制會盟咸如內藩屯戍將帥士卒食其屯用乏則請餉濟之每

歲閱武本司員二人往視之其技良者賚其部長兵仗弱者示以罰馬柔遠司掌外盟諸部朝覲宴享聘納諸儀侃堪諸長四歲一朝濟海諸長三歲一朝篤本西藏諸部長不限以年五歲請命於朝許則覲之貢期侃堪三歲一貢西藏閒歲一貢各視土之所宜侃堪貢馬駝羊羯諸物西藏青海貢藏香氆氇馬駝其享使頒賚如內藩馬徠遠司掌回部疆土分封朝會聘享諸政嘉峪關外回部有十曰吐蕃曰丕占曰沙蘭曰昆辰曰鄯顏曰班曰武始曰韓曰葉羌曰和闐盡統屬之其舊疆建諸王二歲如蒙古諸藩餘則置伯克司之伯克者回中長吏也各視秩有差三年考其政績優

者褒以幣賚方者付屯戍大吏治之戶口丁數皆藏其籍三載更之回俗以十為數計一帕得中土五石有奇錢曰普兒皆委伯克以司鑄焉田賦以種為則官田什取其五次者什二民田十一有常賦焉關稅三十取一皮幣二十取一其畜產餘物各視其多寡以征之歲貢各視土之所宜厥貢皮幣果蓏金刀毛毯以歲終納焉俸幣視秩授以田土以代俸薪長吏三百畝中士百畝下士八十畝丁二十五畝有其屯戍伯克均其糧以差之外藩如布特韓薩安集延愛烏罕諸屬國皆置譯使以通其語朝聘宴享悉如朝鮮琉球儀制理刑司掌蒙古諸刑名自斬絞外罪止鞭撲不及流

徙而以牛羊作贖刑馬罰數維九牛三馬六遞以加之窮者貰之富者倍之猗歟北人自秦漢後匈奴突厥遞雄其部漢唐主不能與抗乃至和親納幣含垢忍辱以求旦夕之安而寇警邊烽又環然至矣至若

本朝威德偉然氈廬月窟之長無不匍匐庭除爭為臣僕故

列聖裂土封之世畀其守作我藩服朝聘宴享比隆三代王者守四夷固如是也豈漢唐孱弱之主所能及哉

八旗之制

我

國家以神武開基

龍興之初建旗辨色用飭戎行始建兩翼其後歸附日眾乃析為八以本部所屬者為滿洲蒙古部落而

選入者為蒙古明人為漢軍合為二十四旗制度備焉每旗制都統一人副都統二人叅領五人佐領以百丁為率無定官而每以驍騎校一人隷之鑲黃正黃居都北址次兩白次兩紅次兩藍皆四周星拱以環　禁城凡城池衙署倉庫皆以驍騎馬兵守之各於　禁門外置公廳都統副都統更番直夜以備不虞火災則各往救之出境者不預焉　禁城災則並往視之急者卹之　皇上巡狩則增街衢之守（俗名堆子）街歸則撤之每三歲編審戶口稽其幼壯除其逃亡書版藏於戶部其有冒充濫入以及隱匿不報者罪其有司焉閱選秀女以三年為率屆期戶部移文造籍申選有隱

匿不報者罪之旗人有所逃亡遞申刑部以督捕馬大閱士卒

皇上親御甲冑巡閱營隊八旗將士簡精蓄銳集於演所肅聽軍

令陣法漢軍火器左翼四旗以次而東西上右翼四旗以次而西

東上每旗鹿角二十步卒八十八引旗四人長槍手二十鹿角傍

列礮十鳥鎗百籐牌百礮夫三十人御礮車夫百人纛十執纛卒

三三十小旗二十負旗將士二十紅旗二十麾旗二金五鼓一金

夫十海螺五每旗叅領三散秩官十驍騎校十每翼都統二副都

統每旗各一滿洲火器營左翼四旗在漢軍左翼左右翼如之鳥

鎗夫百二十八護軍百二十八人總統五人每旗纛二執纛四海螺

十八金五鼓一委傳宣官八八金下麾旗者揚旗鼓聲大作鹿角夫前進分隊而立藤牌卒跳舞作斬虜狀分合如法三作而退鼓聲一進鳥鎗夫列隊而進鎗聲齊發聲亂聲虛之地子落者罪之

麾旗者落旗金聲初奏鎗聲頓止俄而擂鼓如前麾旗者揚旗鎗進如前如是者九連環鎗作滿洲前鋒護軍乘馬者自兩翼出彼此奔馳煙霧冲天三軍作冲圍狀呼聲如譁盤旋者數鎗止乃已

金聲再奏八旗驍騎卒銜陣而出海螺畫角齊奏搖旗耀目隊伍整齊傳宣官呼收兵者三軍士咸頓首歡呼再叩而退兵部臣告禮成　上還御營翌日賞賚有差每歲春秋咸集於仰山窪村在德

脉門外十里

簡練如儀惟將士衣素服不著戎胄以別之演試火器礮石歲以春秋用兵臣奏請　欽命大臣同漢軍都統演礮於盧溝橋八旗以次演之及牌者賞之否則罪之軍政五載一舉行有四一操守曰廉平貪二才能曰長平短一騎射曰優平劣一年歲曰壯中老以次定賞罰焉故其紀律詳明守職綦重仿周禮遂人之制舉而為官出而為伍凡力能舞勺者無不執殳執鋭為王禦侮其較前代養無市井之徒而徒糜費國帑得失不啻倍徙矣但承平日久休養生息甲兵有額而生齒浩繁加以奸究之徒冒濫其籍故使閒者日眾不事生業不無窮匱雖　國家屢有厚賚難以

博濟其眾若在朝公卿有為　國家計久遠者宜仿周禮寓兵於農之策開墾塞上閒田以及京畿旗税官地使其各事南畝生有定業三時務農暇以講武　國家若有所調遣可朝呼而夕至則其體恤耆舊之制益昭然從厚矣

駐防

古人云千里持糧士有飢色則知調撥之兵非惟緩不救急抑徒糜費國帑疲勞士卒故　國家駐防之兵最為良制盡選虎賁勁旅屯戍四方督其操練嚴其律令使四稍有不靖自可驅除不須遠方調撥以誤時日如近日河南寶豐教匪時有不靖當時河南

鎮兵皆調撥殆盡賴開封士卒從馬中丞慧裕往相攻討立時翦滅亦其制之一效也

吳廷楨

吳太史廷楨為諸生時以詩名世宋漫堂尚書喜之 聖祖南巡嘗迎 駕於郊宋漫堂指以奏曰此吳中才子也 上因命扶上御舟當面 御試以 聖駕巡幸為題限江韻吳應聲曰龍舟彩鷁動旗幢 聖主巡方至越邦 上問侍臣曰舟至何處對曰已至吳江公乃續曰民瘼關心忘處所侍臣傳語到吳江 上笑曰即景生情真才子也因 欽賜舉人

賜奠

國家篤念舊臣凡陪葬 福 昭諸陵王公諸功臣 翠華臨幸必 賜奠焉以寵耆舊之臣先烈王入關後始薨逝故未陪葬昭陵乾隆戊戌春 純皇帝念王首創義舉功冠諸臣因特行賜奠禮於園寢中哀慟久之 賜詩以旌其功實曠典也

配享

國家有大勳勞歷顯中外者皆行配享 太廟禮蓋古紀於旗常之遺意也西廡功臣為揚武勳王額宏毅公費直義公圖昭勳公圖忠義公馬文襄公蒙古超勇親王鄂文端公張文和公傅文忠

王傳文襄王兆武毅公諸人東廡諸王　國初惟以武功郡王等四人配享蓋以其絶嗣故也雍正中增祀怡賢親王乾隆戊戌

上特念開創諸王功業偉著未得與斯享因命增祀禮烈王及睿忠王鄭獻王豫通王肅武王克勤毅王諸王於東廡中亦一時曠典也

郊勞

國家厚待功臣以振士心凡有將帥凱旋歸者　列聖皆行郊勞之禮康熙中先良親王之平耿逆安和親王之定兩湖貝子彰泰之平滇南凱旋時　上皆親幸蘆溝橋以郊勞之乾隆己巳傅相

公怔平金川歸　純廟特築壇於黃新莊以旌其功後兆武毅公

惠平回部歸阿文成平定金川歸　上亦行是禮云

拉總憲神力

拉總憲卜敦董鄂氏滿洲望族也有神力能彎十力弓左右射善

詩文不加點頃刻數篇以及外國番語無不畢具真奇人也性剛

直立朝不苟嘗忤某相國因遠戍西藏會藏王叛公殉於難事見

前卷茲不複載

呼延碑

乾隆中大臣收復西藏烏魯木齊築城郭時掘得漢裴岑破呼延

碑字體完善遠勝曹全夏侯諸搨本石逾千載尚未剥落眞奇物也紀曉嵐尚書曾藏一通罕以示人云

書法

余素不善書人爭咲之深以為恥然明王鳳洲尚書素不善書嘗自云吾目有神吾腕有鬼近時紀曉嵐尚書袁簡齋太史皆以不善書著名按晉史武帝疑太子不慧召東宮官領而以尚書疑事命其判決賈氏乃命張泓代對而太子手書以呈武帝稱善按惠帝愚闇世所罕見乃能手書決辭以對筆畫端楷可知然則善書亦何足貴也

葉副將

葉副將 清臨清人海至本協副將王倫之變公嘗抱疾與知州秦公 震鈞 同守其城凡十餘旬賊人嘯聚甚多晝夜圍之公應時堵禦患痢疾勢甚委頓秦公嘗勸其休息公曰吾聞均之死也與其死疾寧死於賊遂帶疾從軍賴大兵雲集其城獲全公卒以疾死上甚憐之

畢制府

畢制府 沅 庚辰狀元歷任兩湖總督性畏懦無遠略教匪之始畢受相國和珅指不以實入告致使蔓延日久九載始靖人爭咎之

至姚姬傳先生曰戮畢沅之屍庶足以謝天下其受謗也若此然好儒雅廣蒐遺書敬重文士孫淵如洪稚存趙味辛諸名士多出其幕下嘗歲以萬金遍惠貧士人言宋牧仲後一人信不虛也

湖北謠

畢公任制府時滿洲王公福寧為巡撫陳望之淮為布政三人朋比為奸畢性迂緩不以公事為務福天資陰刻廣納苞苴陳則摘人瑕疵務使下屬傾囊解橐以贈然後得免時人謠曰畢不管福死要陳倒包之語又言畢如蝙蝠身不動搖惟吸所過虫蟻福如狼虎雖人不免陳如鼠蠹鑽穴蝕物人不知之故激成教匪之變

良有以也今畢公死後籍沒其產陳為初頤園所劾罷惟福甯尚列仕版人皆恨之

八大王

蘇州閶門外有八大王祠神像鬚眉偉然著本朝衣冠有風疾者禱之輒愈俗名首風八大王云係國初王公孫舟招撫其土土人疑為奸細鑿舟斃之後知其情因建祠以祀之按國初下江南時雲屯席捲所向無前初未有王公死其地者或云蓋偏裨之將偶被所害土人不知以為王公建祠以祀理或然歟

土國寶

土國寶者明太湖盜也 國初歸降洪文襄公以其人敏捷因薦授蘇州巡撫性殘暴一時搢紳故老無不被其害者又因抗糧案株連生員數百盡行斥革震動一時後又交通鄭氏欲以地叛為制府麻文僖公勒吉所知因擬取其兵馬糧餉盡赴江甯然後露章劾之國寶偵知欲逃城門已閉因夫婦縊死鐘樓中外快之

王述菴書

己未夏吳中有杖責諸生之獄今得王述菴少司冠與平恕書文甚遒勁故具載之書云違晤經時伏稔執事興居安豫弟以鼎湖大故匍匐入都前日始回吳下備知諸生獲罪深為駭異諸生

寒士居多求貸於富户乃事理之常伊等或以教課為業或以筆墨為生無力償還亦其常分賴有父母師保之責正宜加之憐惜或代為寛解或再為分限俾得從容措繳即使伊語言粗率亦何至不能稍貸乃至朴責寒士以媚富户實無情理此非該令平日與富户交結往來受其饋賂即係意存庇奸為事後得錢之計情事顯然不待推求而可見諸生之不平則鳴有何足怪惟是時承審之員非該令平日結納之工司即係狼狽為奸之寅好通臬將赴湖南不顧其後而撫軍初莅新任以至四查孥牽通數十

嘴鎖項淩辱不堪成何政體當今律令内從未有生員借貸不還

遂致責革之條若以聚衆為名亦當視其應聚與否耳漢時太學生舉幡闕下見於漢書不一唐之太學生為陽城而聚集宋之太學為李綱而聚集至周朝瑞等為趙汝愚而聚集史冊載之不一而足以為美談蓋凡事必先定其是非如諸生理屈詞窮糾衆以挾制縣令重懲之宜也若縣令先以挾私違制則人有同心豈能默爾一呼百應顧告上臺以求判斷自無不可斯時即宜告承審各負研究富戶平日與該令有無交結何以討好如此果無他故然後科以性情乖暴違制擅責之咎仍另為該生起限覓緞清還諸生自必欣然而散何至成此大獄使士民重足而立也往在京

中那繹堂司空言宜撫軍為人仁厚劉竹軒倉場亦言其老成精
細及昨過蘇相見謙和恭敬抑然自下實有古賢臣風範特其時
兩司未到獄案已定而執事又無一言救正縱地方官之所欲恣
其蹂躪此事非撫軍之本意也今者荷蒙
皇上坐照如神洞燭
其違例擅責之由降
旨再飭制軍研審制軍居心公正未必謂
然然成事不說是否覆盆能白尚未可知儻執事以繫鈴者解鈴
則日月之更民皆仰之矣弟此次進京仰見
皇上典學右文而
王韓城劉諸城二相國以及石君冢宰繹堂司空贊翊
熙朝愛
才好士力持大體恐承旨之下於此亦不慊然弟見數十年來小

有學政職分本徵奉督撫如上司與州縣相結納甚至幸其嘑爾蹴爾之助媕婀唯喏殊為可恥若夫江浙學差皆三品以上大員出膺任使地分既高卓然自立故遇有諸生品行不端者斥之學業不進詞章不工者令廣文夏楚之其餘則是曰是非曰非所以重人才而勵廉恥今執事久以詞林雅望游受　主知冀旦夕入贊綸扉惟是扶持士類主張名教庶可與石君諸公相見耳至近來州縣所以魚肉諸生其意蓋在立威威立而諸生箝口結舌則庶民何敢出而爭控是以獄訟之顛倒徵收之加耗無所不至比者言路大開江南漕政橫徵重斂已一一仰叨　聖鑒故制府亦

力為振作今冬定作清漕之局但州縣或有陽奉陰違倍收多取恐生監連名訐告而州縣指為鬧堂鬧事者甚多未知執事可能究其是否俟案定而後量加董戒抑或如此案不科州縣之失而即科諸生之罪若使仍助其燄而長其氣則吏治之壞不知伊於何底也弟陳臬三司且於大理司都察院刑部三法司均為堂上官所見生監控告之案不勝枚舉然未見有人因其抗令而右袒之至於此者弟與緣事諸生並無門生故舊之雅誼一至蘇州即知此案已 上聞並荷 聖明指摘所以不辭饒舌者實以此案追債事輕關於士氣者大而關於將來漕弊者尤大且為執事風

節所關風叨世好虔無肯效忠告之誼者故忘其愚戇用布區區如或以規為瑱則韓文公之諍臣論歐陽公之與高若訥及與杜祁公論石介書取而研之可也其文亦真可與韓歐諸文並傳而不朽矣

世俗之論

世俗鄙夫之論似是而非足有關於風化岳中丞之廉正余嘗記吳人所作岳青天歌以美之矣今有某散騎見余記識之曰岳公未偶入耳受其下屬欺罔不知省察又更張渴笑報銷之政重使苛擾閭閻受其災害烏得為廉吏哉余曰子何不察之甚也夫正

人之過如日月之蝕非不韜匿其光然而久之其光華仍照耀於天下也況自古正人貽笑於後人者亦復不少如子産之智尚受紿於校人黃霸不識鶡雞皇甫嵩以董卓為正人袁粲失計於劉秉房杜以蕭瑀為俗學魏元忠薦鄭霸富鄭公以王安石為君子胡安國之附秦檜真西山有一鍋麪之謠皆不失為君子又何獨岳公哉況當時督撫不尚廉而尚才故使貪婪之風遍於天下奸民因之搖動至今流毒未遠反覆思之實堪切齒而岳公獨能自守時人頗非笑之岳公不顧至今　天子力革其弊天下守臣始稍有自好者由是其風始革獨是岳公於舉世不為之時而慨然

為之亦豪傑之士也縱使有所過失諸君子宜代為隱匿之不暇何況岳公清貞剛介其過未必若斯之甚今吾子不備責往日之貪惏者而責岳公鰓鰓之過亦見其自比於貪墨之吏設淫詞而助之說也某報顏而退

嘉慶初年督撫

今上親政之始政治維新一時督撫罔非正人如岳中丞輩已詳載於前其他大吏亦皆卓然一時今因某公之論故詳載之長公麟覺羅氏中乙未進士撫吳中時廉名素著嘗私行街市閭以察下吏賢否首清漕政下屬抗之公斥其最貪者力持其議故吳民

至今賴之嘗忤和相遣戍伊犁數年　今工召入命為陝甘總督
陳公大文會稽人戊辛卯進士乾隆中歷撫兩粵以能吏名　今
工初政首調山東其省大吏屢非其人吏治廢弛貪污遍野公至
日剔清漕務首劾貪吏三十餘員公性深嚴凡下屬叩見皆溫顏
以對談論良久然後正色申之曰汝某政事貪贓若干予皆悉知
若不速改余劾章已定草矣故下屬咸畏之故闕傳曰山東民不
反而官反之言亦可覘公之為人矣覺羅吉公慶武功郡王某世
孫性溫厚長者初撫齊越諸邦雖無所施為去後民輒思之每於
署中構屋三間不采不琢僅庇風雨室中惟設長几一椅十數宋

儒書數册而已凡判事見客起居飲食無不於其室中他屋皆封鎖之其檢樸也如此今任兩廣總督加協辦大學士高公書麟文恪公晉之子也首擢安徽巡撫有善政 純皇帝最喜之加兩江總督以忤和相故貶謫西域數載 今上親政首推浙閩總督再調雲貴劾罷前督富綱人謂仁者之勇其弟副憲公廣興以劾和珅擢官屢劾大吏公不喜其所為嘗於 上前告之後調兩湖總督屢奏大捷嘗於炎暑中奔馳山谷閒堵勦教匪不使入境卒以是攖疾薨 上甚悼惜之以一等男世其家汪公志伊桐城人以縣令起家累任至福建巡撫皆以廉著嘗陛見熱河公惟乘一敝

車束襆被於其中後隨二奚奴而已往來都邑數十人皆不知其為封疆大吏也請客惟用二簋不事口腹又嘗疾天下廢講宋儒因刊幼學儀節之書皆總括濂洛之書人爭目為怪物書制府時與之甚契後易以某制府情性不適因引疾去人爭惜之台公布蒙古人初任戶部銀庫郎中時和相專權補者皆以賄進故任意貪黷侵盜官項又勒索運餉外吏經年累月不時兌納公至日與員外郎和公德盟諸庫神積弊為之一清人以為瑞云後任廣西巡撫粵西儲糧虧缺甚多公調停數年倉庾充物下僚爭賡公性廉明而不外顯嘗不喜制府吉公之沽名太甚與之牴牾時

人有疑之者余曰韓范上殿爭之如虎蜀洛二黨訖如冠讎然均不失爲君子亦可定二公之品矣初公彭齡萊陽人初任御史劾彭參政元瑞兄子冒充吏員事彭公爲之罷官時言路久閉無敢與大員忤者公毅然疏入人謂之鳴鳳朝陽云江西巡撫陳淮性最貪婪又信任南昌令徐午人爭怨之其民謠云江西地方苦遇見陳老虎大縣要三千小縣一千五過付是何人首縣名徐午公即並其謠劾之陳爲之罷官任雲南巡撫前巡撫姜蘭虎而冠者公又劾罷之逾年以親老陳情改補京職後任巡撫爲伊桑阿任黔撫時即以貪婪著又冒銅仁苗洞功績入境後勒索沿途供用

滋擾下屬公已去任聞之歎曰均為　天子大臣豈可以去官故即目覩下民受害而棄之不顧又露章劾之　上震怒以手奬公而賜伊自盡滇民大悅吳公熊光常熟人初任軍機時以才能著

純皇帝與今少司農戴公衢亨特擢卿貳和相以非己保薦故改補外吏　今上親政首擢河南巡撫時豫省重遭景安倭什布之虐盜賊遍野民不聊生公至之日為之定保甲聚鄉勇堵禦盧氏東境不容一賊犯邊處之數載豫省安堵如故士民賴之今還兩湖總督王公秉韜漢軍人以縣令起家累遷潁州守丁巳春教匪突至光州去潁州甚近豫省大吏皆畏葸閉關任其寇掠颺去

公慨然曰均為　天子守臣豈可以疆域故致遺害於衆也因同
提臣定公杜團結鄉勇數千戰於境上定公故知兵軍容甚整公
復勵以忠義之言助其糧餉屢破賊壘賊甚畏之踉蹌而去豫省
賴之以安朱石君司農時守皖撫甚器重之　今上親政首薦為
奉天府尹有德政今任河南道總督公性方正不好沽名長制府
麟汪中丞志伊皆以廉名著公輒不喜其為人嘗曰長三汪六皆
名過於實者奚足為貴也荆公道乾介休人性直樸為縣令時嘗
著敝衣冠獨步工棘絜應手出入爭笑之不顧也以朱石君薦代
其為安徽巡撫雖無所更張而下屬畏之不敢干以非道請客惟

用五簋飯脫粟而已後以疾去官人爭惜之阮公元儀徵人家世任武職惟公以科甲著自釋褐至卿貳甫五年好博學羣經諸子無不通貫尤精爾雅小學諸書以朱石君薦任浙江巡撫前中丞以貪名著而公易以寬和下屬相慶以為更生溫台盜賊充斥公與提臣李長庚設法捕之其風稍戢性和藹而能守正不阿嘗有縣令欲謀美缺以賄干其父某代為之請公曰元未仕時此身本屬父母今承乏為天子大吏豈可以私犯義終不允其請云上待之甚厚每批其摺書卿之而不名云

嘉慶初年諫臣

今上即位首下求言之詔故一時言官皆有丰采指摘朝政改如
轉圜雖其間不無以妄言獲咎者然其補益良多矣故列名於後
廣公泰滿洲人　下詔時泰同廣興首先應詔叅劾和珅奸慝諸
款即時伏法人爭快之今任內閣學士蔣公攸銛漢軍人嘗劾外
省貪吏宜降革者李奉翰景安秦承恩諸人因之先後獲罪外省
吏治為之更張實自攸銛發也副憲公瑚圖靈阿宜制府綿子也
性豪邁不屑小節　今上親政首條關稅鹽務諸弊又請卻納貢
獻停止捐納一時皆懷其丰采云馬公履泰仁和人　今上親政
履泰首論湖督景安畏縮偷安老師糜餉之罪安為之罷職又論

湖北教匪奸民宜除難民宜撫諸條　上盡從之繼公善滿洲人雖為和相所引無所依附時繙譯科場皆近臣子弟藉以進身頂冒傳遞之弊繁不勝言言官以其傷眾無敢言者惟括取文場弊賄瀆不休惟善首論繙譯諸弊場務始嚴公後遷太僕卿八旗士卒畜養馬匹多有冒領其餉飼者十不二三出牧時啗番使以金帛為蒙古所哂善復犯眾怒言之其弊遂清滿人恨入切骨至驗馬日眾誤以戴蔽塘撥為善毆之幾斃事聞首謀者伏誅今還盛京禮部侍郎張公鵬展廣西人任御史時頗為敢言當陳奏出師八弊政皆中窾要刑部郎中金光悌素便佞專擅一時諸堂官

多包庇之後遷光祿少卿猶戀戀其司職鵬展劾請離任其略云以 天子之刑部而金光悌一人專擅二十餘年其餘司官皆出門下致使比昵為奸無阻之者良可慨也 上遽允其請人爭快之和公瑛額滿洲人以繙譯起家而素重文士滿洲舉人舊例三科後始簡選小京官人多缺少致多壅塞非歷科三十餘年不能入仕反不若漢人大挑之捷徑瑛額深憫之因陳請同漢人例一體選授縣令百年弊政一旦改之人爭頌其德云衛公謀濟源人戊辰己巳進士年七十餘始為諫官傅文襄王康安雖屢立戰功然所歷封疆苞苴廣進沒後復膺重典未免濫觴 今工責那繹堂

司空諭旨有福康安歷任封圻簠簋不飭之語諜因備論王貪婪諸狀不宜配享 太廟子孫享其非分之榮 上雖未允其請一時之公論與之周公栻甯夏人初論外省大吏多有恣劾屬員初無劣跡恐悃愊無華之人不得上司之歡心以致被劾者衆請嗣後照大計例許其付咨引見則其員之賢否自難逃 聖明洞鑒之中可使大吏專擅之習爲之稍減 上允其請庚申夏彭芸楣尚書入內落馬昏撲朱石君司農因以已輿載出故事 大內無特旨不容車轎出入栻因劾之其略云朱珪無無君之心而有無君之迹云云又溫藩司承惠冒以鄉勇功爲己功又依附覊撫秦

承恩致使武關有失亦附劾之當時雖奉 嚴旨未數月石君與夫有關禁門故毆傷守者 上切責之嘗曰周栻之言甚正殊堪嘉也沈公琨歸安人江蘇生員之獄巡撫宜興庇護屬員又信任管門家人致使苞苴日進特造嚴刑以訊告者有小夾棍頭腦箍諸名目又於 國喪中任意演劇無所忌憚琨皆一一陳之乃罷興職逾歲 上欲巡幸盛京琨復上疏阻之亦見稱一時云蕭公芝漢陽人久淹詞館及用御史年已七十餘上疏奏端正風俗反樸還淳以天道人心啟沃 上閱其文洋洋數千言皆有關於政治一時翕然稱之王公實學山東人嘗上疏言 上之用人行政宜一

習其素不可因其有人保舉遽加升用如金光悌黎兆登等非不有人薦用然考覈其實殊有未稱者云游公光繹福建人曾上疏言今大臣未盡和衷武備未盡整飭願效魏元成十思疏以裨治化　上奬之後滿漢某侍郎因公爭憤　上曰游光繹之言不為無見殊屬可嘉後以劾黃公永沛罷職人爭惜之

苗氏婦

乾隆戊午春和相妻死發殯於朝陽門外一時王公大臣無不往送余亦從衆而行比至車馬壅阻因飯於農家逆旅苗姓有老婦云觀君容止必非不智者今和相驕溢已極禍不旋踵奈何趨此

勢利之途以自傷其品也余赧顏以退不踰年和相果敗卒應其婦之言嗟夫當和相擅權時一時貴位無不仰其鼻息視之如泰山之安初欲終身以賴之者乃其智反不若一村婦識也

舒太夫人

滿洲舊俗凡所婚娶必視其氏族之高下初不計其一時之貧富有時惑於勢利之見以至以賤凌貴以高就下人多恥之然至感其義行與之聯姻初不計其品之高下此古人所難能於吾外祖母舒太夫人見之太夫人姓馬氏為文襄公曾孫女直恪公嫡配也初感吾邸趙護衛之義（護衛名麟御事見前卷）欲為吾表兄某聘其孫女

吾母以其為家君僚屬故為之代辭太夫人曰吾雖貴族然能與忠義之士結為親誼其榮多矣奚必計其族之貴賤也卒訂其婚生子某齠齡已入學舒氏雖世出名臣然罕以科第進者人皆以為太夫人盛德之報云

紀曉嵐

北方之士罕以博雅見稱於世者惟曉嵐宗伯無書不讀博覽一時所著四庫全書總目總匯三千年間典籍持論簡而明修詞澹而雅人爭服之今年已八十猶好色不衰日食肉數十斤終日不啖一穀粒真奇人也

明用度奢費

明代歲入帑金不過數百萬然其國用十倍於今九邊月餉半飽私囊六部耗費多不可計其宮殿一切鳩工取材皆倍於今乾隆中重修明長陵啟其寢宮護板皆以生銅鑄之又康熙中通濟渠其溝皆以巨石築之其中管粗數尺皆生銅所鑄也又西什庫中尚餘宮人鞾數十箱皆以珠寶飾之其糜費也若此故殆至末年國帑匱乏致借餉於朝臣良有以也而不知者尚造蜚語言內庫財帑豐盈莊烈帝靳之不賞軍士何其謬也

康熙中兩江總督噶禮滿洲人貪婪一時家貲巨萬嘗造金絲帳以眠其母以其母素奉佛家畜女尼數百而其母暱其少子初不喜禮之所為會禮與張清恪公伯行互相參劾 聖祖初頗右禮乃置張公詔獄而吳民素服張公從行者數千人爭至 暢春園代為張公請命 上益厭張之沽名會問安於 孝惠章皇后宮禮母固 后近戚 上遇之不及避 上因詢其子所為何以與張齟齬故其母乃言其子貪狀且言張之寃誣 上艴然曰其母尚恥其行其罪不容誅矣因置禮於法而復起用張公後其母貧窶以織紝為生其族之無知者咸歸怨之時諺曰噶禮之母為禍

之祖云

方靈皋之直

方靈皋先生受 世宗知以罪僇而致卿貳性剛戇遇事輒爭嘗與履恭王同判禮部事王有所過當公輒怒拂袖而爭王曰禿老子敢若爾公曰王言如馬勃味王大怒入奏 上兩罷之公往謁查相國其僕恃相公勢不時稟公大怒曰狗子敢爾以杖叩其頭血涔涔下其僕狂走告相公相公迎見公云君為天子輔臣理宜謙冲恭敬款待下僚豈可縱豪僕以忤天子卿貳公誤多矣卒拂然去查長揖謝之乃已後復至查邸其僕望之走曰舞杖老翁又

來矣其憚公若此公立朝甫一載政事多有匡裨嘗密薦來相公

保 魏尚書廷珍 方敏慤公觀承 顧河帥琮 方中丞世俊 於朝後皆

卒為名臣而世人皆以文士待公初不知其直鯁故表出之

青樓

近日皆以青樓目為娼妓之所按南史齊武帝興光樓上施青漆世人謂之青樓東昏侯云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琉璃是青樓乃帝王之室未可以名賤者之居也

應制詩

近日有滿洲某制府初非科目進身韻語非其所長自以為善又

好擬和應制諸題目人爭笑之自不覺也鐵治亭保嘗與戲曰凡詩殊勝少陵某尚謙謝治亭徐曰少陵應制之詩無如此之多也

庚子火災

乾隆庚子城南火災燬焚數千家延及城樓雉堞經月乃已或言火災之先有賣菜傭夢一人告曰京師當有火災汝視某火神廟額字如朱即其期矣某日往視其守者詢知因暗塗豕血以戲之次日果有是災人皆以為妄言按淮南子云歷陽有老嫗頗行仁義有兩書生過之告曰此國當沒於湖嫗視東城門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嫗數往視門吏問之嫗對如其言東門吏殺雞血以

塗其門明日柩早往視便走エ山國沒爲湖然則古即有此事也

孫文靖

孫文靖相公士毅卒時余嘗作四律輓之或有識晷非其人者因焚其稿近讀東坡集見有輓韓絳詩三首備推其人按絳爲王荊公所引世人呼爲護法沙門初非端士而蘇公褒之如此可見先輩之忠厚也嗟夫文靖雖有交結權要須師安南之咎然其遇事明斷下屬震畏當其時貪吏如李侍堯輩布滿天下而公獨以廉著每出巡輕車減從不擇飲食嘗郵傳至江西時余業師程蓉江先生爲縣令往謁之公即呼與對食惟蔬食數簋而已又連劾巴、

廷三富勒渾二滿洲貪吏皆時人之所難能者余嘗比之明周忱胡宗憲信非阿諛反有勝於絳也

黑經

喇嘛有咒詛之術凡蒙古有所爭鬬必令其徒誦之時有驗者名曰黑經然其掌壇番僧往往自斃蓋邪術也按漢武帝嘗命丁夫人祀祠以詛大宛匈奴北史天竺有婆羅僧善咒詛人魏太武嘗用之蓋即此術之濫觴也夫以堂堂之國不能以威德勝人而欲仗區區之異術以壓其敵其志亦鄙矣

蘇州街

乾隆辛巳　孝聖憲皇后七旬誕辰　純皇以　后素喜江南風景以年邁不宜遠行因於萬壽寺旁造屋仿江南式樣市廛坊巷無不畢具長至數里以奉　鑾輿往來游行俗名曰蘇州街云

甘莊恪

甘莊恪汝來吳江人少任淶水令有德政特有　御前侍衛某往放　御鷹蹂躪田苗公即命鎖至庭大杖數十大吏聞之驚曰其令瘋耶因共劾之　聖祖笑曰不畏強梁真民父母也因擢其官後遷至吏部尚書乾隆初　純皇堅意復三年喪諸臣莫詳其制公時任禮部依據經注參定大禮繁儉當理後皆遵之後暴薨於署

同事者為相公訥親因親送其喪歸訥先入見老嫗縫紉於庭訥誤以為奴婢因呼曰傳語夫人相公暴薨於署矣婦愕然曰汝為誰訥備告其故老婦汪然大泣始知即夫人也訥因問有餘貲否夫人曰有啟囊出銀八金曰此志書館月課俸也俸本十六金相公儉計日以用此所餘半月貲也訥因感泣代以衣衾殮之歸奏於

工工亦感動命內務府代理其喪入賢良祠

書光顯寺戰事

雍正庚戌敗軍之事余既詳書於前卷矣今閱先外祖行述乃思光顯寺大捷之事其謀乃發出於一偏帥因詳書之以誌往事初

噶爾丹之既敗也虜勢日張無敢攖其鋒者因闌入喀爾喀界時超勇親王策凌遠屯他戍酋帥利其厚貲欲擄其游牧其副曰彼為盟長北方之最强者若激其怒以遏吾歸諾顏難生還也酋長不從因破其寨擄其妻孥驅牛羊數萬以行因南犯大青山當是時先修親王屯歸化城順承郡王屯賀蘭山互相犄角聞警先修王調宣大二鎮卒整旅以待事聞　世宗命大學士馬爾賽佩撫遠大將軍印一等侯李杕副之率精卒數萬人遏其歸路虜酋知有備因而南擄諸蒙古無敢拒者敗亡者數部落時超勇王聞警趨歸知其妻孥已被擄倉卒計無所出時先外祖舒穆祿直格公

諱綽爾鐸以理藩院侍郎騎驛至彼超勇王因謁之告其故且欲奔訴於朝直恪公笑曰余素以豪傑待王今乃知王眞匹夫耳夫蒙古諸藩以王為最　朝廷方恃以辦賊今雖妻孥失陷然其勁卒尚存王若統率諸部盡力向敵遏其歸路則可一戰成功然後妻孥可全疆域可復　朝廷則必旌王之功厚賚以酬其勞其收功速矣今若不顧大計單騎歸　朝諸將帥不明王心必以王為敗債收付廷尉按律定科吾恐漠北諸部不復為王有也超勇王感激嘆曰君言良是男兒一腔血當為諾顏倒也因返旆以向敵諾顏者蒙古所謂君也直恪公復命使謁順承王乞出師以相助超勇王

聞之益用命其護衛其能日行千里嘗立高峯上拱手作鵰立狀
賊人不覺王因命其潛入賊營悉知其虛實然後檄調諸部落蒙
古兵得三萬人王曰賊衆三十萬以一誅十可以禦敵矣乃會順
承王請其孱弱滿軍以行順承王簡其精銳付之超勇王笑曰吾
所以請王師者欲以其餌敵也不然王師縱强焉能禦彼百戰之
師哉乃易孱弱以行日行三百里至光顯寺王笑曰其險已為吾
據賊雖百萬可成擒也寺左阻河右山衆請登山據險王曰賊知
吾據要害若自上游以渡吾軍反不易成功也因命諸滿軍背水
而陣諸蒙古軍於河北而已率勁旅萬人伏於山側且屬諸將曰

聞胡笳聲即率以進部署始定賊衆果大至見我背水軍盡滿洲卒其酋笑曰前日敗亡之餘復敢與鬬因僕可增顧矣其副曰策凌人傑也今吾已破其部落彼豈甘心於吾而吾往來數千里並未見其禦敵恐彼駐師於此以遏吾歸也酋笑曰彼國之制從無以外藩將滿兵者彼烏敢在此哉因率衆越險以進滿師皆披靡棄甲沿河而走虜衆適追掠閧鬬陣作胡笳聲須臾旌旗遍滿山谷閧王倏作蒙古語曰策凌在此祖君之行因率衆從右山下馳如風雨王擲帽於地曰不破賊不復冠矣其軍無不一以當百爭先用命谷中之尸可踏而行也賊狼狽渡河以逃河北諸蒙古將

聞笳聲結隊以進復半渡以擊之虜衆大潰其副戳死酋帥率數百騎白駱駝陰夜以遁河水盡爲之赤王從容於馬上彈琵琶唱胡曲以歸先是馬爾賽之師屯於烏蘭城以爲虜不復經此因日置酒高會置軍事於不理李杕故馬威惟其言是用及諸路捷書至其軍士咸欲出師立功馬屢止之復聞賊哨騎至諸將復請命曰吾奉命屯戍於此未奉命退賊也諸將士拗刀斫柱間有泣者李杕以鞭揮之曰守吏緊閉其闔其越出者吾以軍令斬之諸將益憤傅閣峯尚書鼐時以偏裨從軍慷慨言曰相公奉命遏賊歸路今逆賊天亡其魄豕突於此正男兒殺賊立功時奈何緊閉其

闒任其颺去坐失機宜也因率本部斬闒而出馬不得已始下令追賊時虜已遠去適副都統達爾濟受先修王節制追至馬誤以為虜師因命軍士擊之兩軍互多傷損然後知之乃收兵歸託辭為賊行速急難以追及入告賊竟得從容去奏入 世宗大怒因斬馬爾賽於軍李杕流塞外超勇王等論功封賞有差虜師歸告其主曰南朝大有人在策凌謀勇兼備未可攖其鋒也然後虜酋始斂兵戢眾微吐和意 上復遣傅閣峯尚書鼐阿文勤公克敦往諭其閒和議乃成事詳傅閣峯事茲不複載越十年超勇王薨於軍 純皇帝念其勳勞 配享 太廟蒙古王公以勳勞侑享

帝庭者王一人而已嗟夫當是時諸大將坐擁强兵者不下十數莫不養寇自重不肯禦敵幸而直恪公籌畫於前超勇王奮激於後乃始摧挫其鋒和議始成若非馬爾賽之開關縱寇則其酋可擒其部可滅不待夫日後其國內亂自相敗亡歷二十年之久始克收復其土也

章嘉喇嘛

國家寵幸黃僧並非崇奉其教以祈福祥也祇以蒙古諸部敬信黃教已久故以神道設教藉仗其徒使其誠心歸附以障藩籬正王制所謂易其政不易其俗之道也然亦有聰慧之士生其間者

如章嘉國師者西甯人俗姓張少聰悟熟習佛教經卷　純皇帝最優待之性直鯁　上嘗以法司案卷令師判決師合掌曰此國之大政　皇帝當與大臣討論非方外之人所敢預也又寺與其相國都師惡其為人卒不與之往來其尤著者為折服哲敦番僧叛謀之事故詳載之乾隆乙亥阿逆之謀既露（事詳首卷）誠勇公命喀爾喀親王額林沁伴之入覲額中途泄其謀故縱阿去　上震怒賜額自縊故事元太祖裔從無正法者諸部蠢動曰成吉斯汗後從無正法之理因推其兄哲敦國師為主勢多叵測師時扈從木蘭　上以其事告之師曰　皇上勿慮老僧請折簡以消逆謀因

夜作札備言　國家撫綏外藩恩為至厚今額自作不軌故上不得已施之於法乃視蒙古與內臣無異之故非以此盡疑外藩有異心也如云元裔即不容誅若宗室犯法又若之何況吾儕方外之人久已棄骨肉於膜外安可妄動嗔相預人家國事也遣其徒白姓者日馳數百里旬日始達其境哲敦已整師刻日起事聞白至嚴兵以待坐胡牀上命白匍匐而入白故善游說備陳其事顛末哲敦已折服更讀師札乃善諭白歸其謀乃解夫蒙古素稱強盛歷代以全力禦之尚不能克師乃以片紙立遏其奸亦可嘉也師守戒甚嚴晚年病目能以手捫經典盡識其字人爭異之亦

彼教中篤行之士也或言師有奇術因造諸怪誕不經之事以歸之則非余所敢知也

江陰口談之誣

國初豫通王下江南時所至摧朽拉枯無不立下惟江陰城守推典史閻公應元為之拒守九十餘日　大兵四集然後破之夫以卑官末秩能於萬不可為之時乃欲堅守臣節誓死不降亦可憫也乃近日江陰口實謂閻公守城時　大兵屢為所敗至於三王九將盡被所害云按　國初並無親藩隕傷即滿洲諸大將亦未有殉節於江陰者蓋當時偏裨之將偶為所傷土人欲彰其功故

爾張大其詞初不知閣公之忠在於百折不回初不計其謀略之疎密也近日劉圖三祀閣典史文亦有云遂使南頓舊臣幾傷賈復濠梁諸將先殞花雲云者亦沿其誤故詳辨之

毛文龍之殺

袁崇煥之殺毛文龍其事甚冤世儒以崇煥後死可憫故爾掩飾其過至謂毛文龍果有謀叛諸狀非深知當日之事者也文龍守皮島多年雖有冒餉抗據諸狀然其兵馬強盛將士多出其門本朝佟張二將盡為彼害使留之以拒　大兵不無少補崇煥乃不計其大事冒昧誅之自失其助遂使孔定南諸將陰懷二心反

為　本朝所用此明代亡國之大機豈可因其日後之死乃遂掩其過也或曰毛文龍嘗求陳眉山繼儒作文陳邀以重價毛靳不與陳深恨之乃備告董文敏言毛不法專擅諸狀董信之崇煥為董門生任遼撫時嘗往謁董董以陳語告袁袁故決意為之然則明代之亡亡於善書者手也

兆武毅公

徐英公選將必用方面大耳曰以彼之福成我之功史策爭笑其誣然果有特其福命而成功者如耿恭終返玉門之道渾瑊不荷吐蕃之枷載在史策近日如兆武毅公惠果其人也公白氏　李

恭仁皇后族孫　王師定伊犂時公以偏裨從事會將軍策凌王保等先後褫職　命公權護其印未逾月四衛特部受阿逆指揮四部齊叛欲擒公獻於阿逆公先時知時所率惟蒙古兵二千官軍數百而已諸將震懼永相國（貴）時在其軍曰均之死也與其束手待斃何若全師以歸且戰且行不過逾月可抵邊境（時以烏魯木齊為鎮）邊

皇上念戰士之苦未必盡施於法（先是永將軍常以退兵伏法）縱受斧鉞不昧狐死首邱之義士卒猶可得而生也公尚猶豫曰永將軍殷鑒不遠不如繼班鄂二公於地下可也都統恭阿難老將也掀髯笑曰將軍休怯若以阿難獨當後隊可保諸君生入玉門公從其

言恭率本部百人殿隊於後有追兵至輒為恭所敗夾鋒矢鬪賊
爭畏之曰無敵修髯將軍轉戰數十日虜賊漸遠公欲屯營休息
士卒恭曰我兵惟餘十日糧而去邊境尚數千里若使糧盡兵散
强敵追至何以禦之因日馳數百里卒入內境官兵未損一人
上大喜云介子耿恭不過如是因封公武毅伯　賞賚無算復命
公佩定西將軍印往勦回部時雅將軍爾哈善以遲緩致罪公乃
輕騎直入至阿克蘇為賊所困公因臨黑水而陣先是鄂參贊實
曾阻公曰我兵遲路生時豈可冒險直入儻敵人夾以攻我雖以
生還不可得也公不聽至是鄂公曰致使全軍受困誰之咎若聽

實言焉得至此公慚甚因命勇士數十人各懷羽檄突圍而出抵阿克蘇二人而已舒文襄公時屯阿克蘇因立命諸將往救亘其督戰高總兵天喜石都統三泰先後往救皆沒於陣石為賊獲縛諸高竿命石降石罵曰天朝世臣安肯屈膝醜虜以求旦夕之生哉大罵不絕賊因用礮擊之猶聞其厲聲云時糧已絕鄂公實等先衝圍死軍士咸煮鞍革以全其生匿伏山谷間以救其飢賴富將軍德率偏師自小道入賊不為備因得衝隊以入殺眾無算公復率殘兵自內攻之人各用命遂解其圍振旅而歸公先後兩遭危患皆死生不容髮間竟得保全其身歸膺高爵非其福澤豐厚

曷以致此也

蔣生

年大將軍羹堯鎮西安時廣求天下才士厚養幕中蔣孝廉衡應聘而往年甚愛其才曰下科狀頭當屬君也蓋年聲勢赫濯諸試官皆不敢違故也蔣見其自用威福驕奢已極因告同舍生曰年公德不勝威其禍立至吾儕不可久居於此其友不聽蔣因作疾發辭歸年以千金為贐蔣辭不受因減半與之乃受而歸未逾時年以事誅幕中皆罹其難年素吝後費用不及五百者不登諸簿故蔣辭千而受百者也

袁子才江賦

袁子才先生性聰慧滑稽一時黃文襄公督兩江時袁為屬員黃本惡儒者謂先生曰子號子才以才子自命耶先生曰然黃曰然則命汝為文可乎先生曰能請公命題黃厲聲曰江賦復請限字曰一萬復請限時曰三時先生砥墨濡毫筆不加點凡奇誕字盡加水旁須臾而就公故武夫因傾倒曰汝果名不過實也

憲皇用鄂文端

鄂文端任内務府時　憲皇時龍潛藩邸嘗有所請公拒之曰皇子宜毓德春華不可交結外臣　上心善其言及即位首召公

入其戚友以故嫌故代為公憂　上見公即諭曰汝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其守法甚堅今任汝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請託也因立授江蘇布政使不十年超登首揆

碩制府

碩制府色兆文毅公姪也歷任四川總督有賢聲白晳寡血色身碩而長亭亭如樹俗呼曰泥塑天官云

姚制府

姚制府啟聖從先良親王平耿逆有功隨園文集載其任南海令前官有虧空數萬公盡任之解其囚使去而已鬻十萬彈往謁先

良王王與之語大奇之因檄兩廣有司均其所虧云云余聞姚氏子云公為虧空事已罷官解送歸旗抵揚州暫寓於兩淮商程氏家次早公起沐面程氏子窺其貌偉然語其父曰某縣令非久在人下者昨聞其為前官代認虧空罷斥吾家廣蓄貲財何不可借彼以償國帑使彼得復其官他日必獲其報也其父從之公因得復官會先良王南征公與吳伯成巡撫興祚舊識故因吳為介紹以見王王乃重委任之及後大用以十倍償程氏子程氏因而致富與來記有所悵悟因筆記之

施青天

施漕帥世綸有權術任京兆尹時金吾帥託公和諾以寵幸冠一時轎前常擁八騶施遇諸塗乃拱立道旁長揖以俟之託驚駭下轎問之施怒厲聲曰國制非王公不設騶馬吾以為諸王至此拱立以俟孰意其為汝也欲立劾之託謝之乃已同時于襄勤公成龍二公皆名盛一時俗呼曰施青天云

錢南園

乾隆中因御史王蓋羅先春先後劾大臣獲咎故諫官皆緘默無言轉相戒誨錢南園澧深惡之曰國家設立諫官原欲拾遺補闕今諸臣皆素飱尸位致使豺狼徧野而 上不知安用諫官為哉

乃陳奏山東巡撫國泰諸貪婪不法及國帑虧空事　上震怒命
劉石菴相公往彼審訊盡得其實乃置泰於法立遷公官為通政
副使時謂之鳴鳳朝陽後以事鐫級再被言官時和相擅權朝中
自立私寓不與諸公共坐公立劾之謂國家所以設立衙署蓋欲
諸臣共集一堂互相商榷使者既明目共視難以挾私賢者亦集
思廣議以濟其事今和珅妄立私寓不與諸大臣同堂辦事而命
諸司員傳語其間即有所私弊諸大臣不能共知雖欲參議無由
而得恐有自作威福攬權之漸請　皇上命珅拆毀其寓遇事公
同辦理無得私自處判疏入　上嘉其言即命公入軍機以監之

逾年公暴卒　上甚悼惜之

荊州礮

丙辰冬賊犯荊州時屯卒皆遠調兵力甚寡副都統德　福　日夜守之勢甚急尹太守乃於城中掘得大礮數十皆康熙甲寅所鑄銅雖鏽澁猶可施用礮聲所至賊立奔潰其圍遂解按康熙中順承王勒爾錦守荊州聞吳逆兵至踉蹌而歸蓋當時所鑄者恐以資吳故埋瘞於地下何期百餘年後猶為我兵所得用致使垂破之城危而復安亦有天意存也

稗史

稗史小說雖皆委巷妄談然時亦有所據者如水滸之王倫平妖傳之多目神巳見諸歐陽公奏疏及唐介記王漁洋皆詳載居易錄矣近有盛世鴻圖雜劇演曹彬南征故事謂南唐有妖道某能使迷藥宋將自相殘殺語雖怪誕不經按北史魏冀州沙門法慶以妖詞惑眾與李歸偽作亂自號大乘王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復相識以殺害為事後為刺史元遙所破然亦有所託也

季教諭

韓旭亭師言江陰有季教諭性怪誕語多不經旭亭師好游覽山

水季謂之曰君何時遇虎豹乃作其小殘也其鄉有耆英會季曰何所謂耆英謂之風燭會可也又戲作討海寇檄或有謂非宜者季曰人安得縛向菜市口鋒刃過頸爽如冰霜以為快也按北史劉居士為千牛備身不遵法度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辮髮反縛蘧篨工乃知古今竟有此怪誕人也

謝薌泉

謝薌泉侍御性豪宕嘗蓄萬金遨遊江浙間拋棄殆盡嘗曰人生貴適意耳銀錢常物何足惜也與余交最善嘗屢戒余之浮妄躁進余慹服之嘗曰君子之交可踈而厚不可傾蓋之間頓稱莫逆

其交必不久也嘉慶初和相當權時其奴隸抗縱無禮無敢忤者公巡南城遇其妾兄某馳車衢騶從公立命捽之杖以巨杖因焚其轂人爭快之王給諫鍾健希和相意劾罷公官管御史世銘笑曰今日二公各有所失有問之者答曰謝公失官王公失名失官之患不過一身失名之患致傳千古矣 今上親政復特召為祠部主事